

中国诗人
随笔系列

福建卷

在春天或者在梦里

深蓝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

深蓝

原名黄美瑜，1974年生，现居福建泉州，从事教师职业。出版有诗集《等待一朵蕾》，散文集《静寂的角落》。曾获泉州青年文学奖等。现为福建省作协会员，泉州市作协会员。

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

女性主义者随笔 || 安琪 著

去远方寻找自己 || 何奕敏 著

知天命 || 老皮 著

被骨头知道 || 鲁亢 著

在春天或者在梦里 || 深蓝 著

责任编辑 / 李媛媛

封面设计 / 蒋浩

中国诗人随笔 | 福建卷



定价：32.00元

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

在春天或者在梦里

深蓝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春天或者在梦里 / 深蓝著. — 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 2015.11

(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)

ISBN 978-7-5525-2276-1

I. ①在… II. ①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7508号

在春天或者在梦里

深蓝 著

责任编辑 李媛媛

封面设计 蒋 浩
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
阳光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584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1256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00千字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2276-1/I·641
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走向“文学广场”的诗人们

曾念长

就文学体式而言，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。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，我斗胆说：公共性。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，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。所以，诗人、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，学者、医生、演员、商人和官员，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，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邇（卡邇：福州地区方言，也通行于台湾马祖等地，意指闲逛、溜达）一番。它是文学的“公共广场”。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，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，只要来到这个广场，大家就享有同等的“文学身份”，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，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。

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，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：抒情性和议论性。在农村，村庙就是广场。每逢佳节，村民在此狂欢；但逢大事，族人在此定论。在城市，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，在放大，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。君不见，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。而我想说的是，散文和随笔，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“文学广场”，也有双重属性，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

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。

一般而言，散文重抒情，而随笔重议论。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，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。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。通过他的海量写作，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了出来，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。显然，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，隐含着特定的诉求：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。其结果是，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。不过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，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：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，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；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，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，发展为随笔写作。于是，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，“文学广场”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。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，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，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“文学广场”上的交响曲。

这套丛书名为“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”，那么，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，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“文学广场”中给予具体考察。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，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“文学广场”，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。似乎有人说过，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。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。如果“查无此人”，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。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，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。随笔就是我们这

个时代的“文章”，可长可短，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，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。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，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、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。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，唯独如此，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。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“散文化的写作”，它是“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”，其“出发点可以是诗的，也可以是小说的、戏剧的，等等”。我理解于坚所说的“散文化的写作”，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随笔。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，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。这种写作本身，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。

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，福建是一个“诗歌大省”。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，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。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？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？但我以为，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，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。从历史上看，闽人文学长于诗文，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。其中的原因，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。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，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，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。这一说法或许不假，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“内排遣”传统。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。他们往往向自己的

内心，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。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，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。他们习惯性地神像前喃喃自语，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象一问一答。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，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。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，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。闽人对诗歌、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，或许正是缘于此。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，不是北京人的段子，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。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，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，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。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。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，在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。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，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以蔡其矫、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，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，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。

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，今天的福建诗人（也包括批评家）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。如厦门的舒婷、陈仲义，福州的吕德安、鲁亢等。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，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。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，不如说这是诗人

的一种心灵隐喻。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，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，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，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“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／隐士却不在家”。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，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。但我还想说的是，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，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。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，介入公共事物，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。在此意义上，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国内同行。比如于坚，这位自称“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”的云南诗人，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，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、建筑与城市、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。再说王小波，他不是诗人，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，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，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。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。诗人不仅仅是诗人。他首先是个人，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，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。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，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，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。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。正如前文所言，随笔是“文学广场”，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，也是诗人出来卡邇的绝佳场所。

我想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，因此才有“诗人随笔”一说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“副产品”。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，我想他们对自己的“副产品”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。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，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。所谓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。我更想借这个机会，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。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，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。这种“路径依赖”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，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。一位学者来到广场，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，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，甚至与自己“死磕”。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。依此类推，诗人出现在广场，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。他们左顾右盼，略带神经质，却不愿参与任何“群众聚会”，就像传说中的“打酱油”者，一溜烟又飘走了。我作此类比，仅仅是想说明，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。诗人最关心的，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即便是写随笔，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！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，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？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。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。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。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，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

视，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，再和盘托出。凡此种种，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。

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，算是老读者了。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。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，我却读得较少。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，当作一次发现之旅，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，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。

（曾念长：文学博士，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。）

目 录

时间的尖叫 / 001
以荷的气质生活 / 004
回不去的故乡 / 006
春天的礼物 / 008
明媚的忧伤 / 010
你也在这里 / 012
是否你已将我遗忘 / 015
梦中的向日葵 / 017
我们的爱情 / 019
豆豆十岁 / 021
母亲的粽子 / 024
又见风的那端 / 026
策马归来 / 029
纯手工活 / 031
人生如戏 / 033
此刻已然过去 / 035
翅膀隐隐还在 / 037
南方 / 039
雨季漫想 / 041
桥上的光阴 / 043

- 等爱的狐狸 / 045
- 烟雨韶光 / 047
- 这个茶香弥漫的秋天 / 049
- 山城记忆 / 052
- “如果尘世将你遗忘” / 055
- 现在还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吗 / 057
- 在水上书写 / 059
- 巴掌大的爱 / 061
- 花事 / 063
- 细微的存在 / 066
- 那个叫扬的情人 / 068
- 秋日清源 / 070
- 你的名字 / 073
- 通往春天的地铁 / 075
- 从山中归来 / 077
- 褪色的抒情 / 080
-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/ 082
- 握紧回程的车票 / 084
- 行走江南 / 086
- 又见蔷薇花开 / 089
- 这有点暗淡的人生隧道 / 091
- 云中谁寄锦书来 / 093

- 空岸 / 095
- 尘世很远，幸福很近 / 097
- 余生 / 099
- 我在这里活着 / 101
- 你永远看不见最初的那个人 / 103
- 我始终坚持的 / 106
- 黯淡也是明亮的 / 108
- 彼岸咖啡 / 110
- 尘世的尘 / 112
- 仿佛有所等待 / 114
- 孤独的网 / 116
- 忽逢桃花林 / 119
- 像所有的天经地义 / 121
- 窗台上的那只鸟 / 123
- 有座岛屿在那里 / 125
- 赠你一朵 / 127
- 像石头陷入河流 / 129
- 就这样走啊走 / 131
- 永不再来的梦 / 133
- 蓝不是抽象的事物 / 135
- 老街转角 / 138
- 彼岸花 / 140

- 每篇字都是一个残局 / 143
- 你会不会像正午的凤凰木 / 145
- 谁正灼灼盛开 / 147
- “每一次分手都无可挽留” / 150
- 那样的两棵树 / 153
- 恰似一朵烟花 / 155
- 山水有相逢 / 157
- 深灰夜空，以及晚风 / 159
- “四月初的衬裙” / 161
- 我在 / 164
- 小纸条 / 166
- “一直飞到你悲伤的心所在的地方” / 168
- 银色的光芒 / 170
- 遗失的一页 / 172
- 挽歌 / 174
- 自己的书房 / 176
- 当我老了 / 178
- 如尘如寄 / 180
- 曾见一人 / 182
- 一个人走着 / 186
- “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” / 188
- 寂静，也是喜悦 / 190